八編類纂

左編

亂類

唐李懷光

李懷光渤海靺鞨人、本姓茹、父常爲朔方部將、以戰多賜姓李、懷光在軍爲都虞侯、勇鷙敢誅殺、節度使郭子儀性寬厚、不親軍事、以紀綱委懷光、軍中畏之、德宗罷子儀副元帥、以所部兵分諸將、故懷光爲寧慶晉絳慈隰等州節度使、引衆城長武、據原首、臨涇水、以扼吐蕃、建中初、楊炎欲城原州、使懷光兼帥涇

原遂其功原州宿將史抗溫儒雅等故予儀麾下嘗
在懷光右及處其下意鬱鬱懷光因罪誅之劉文喜
因衆懼遂叛詔與朱泚討平之徙朔方節度使仍領
邠寧時馬燧李抱真討田悅未克詔懷光以朔方兵
萬五千幷力懷光至魏未及營與朱滔等戰連篋山
為賊所敗悅因決水灌軍燧等退屯魏縣與滔等相
持久不戰帝狩奉天懷光率所部奔命方雨淖奮厲
軍士倍道進自蒲津絕荷敗泚軍於醴泉將抵奉天
前遣裨將張韶以蠟韜表隨賊攻城叩壘呼曰我朔
方使也縋而上比登身被數十矢時帝被圍急聞之

喜即持部大呼城上人心乃安又敗賊於魯店泚解
圍去進加副元帥中書令懷光為人疏而愎詬言宰
相謀議乖刺度支賦歛重京兆尹刻剝軍食天下之
亂皆由此吾見上且請誅之或以告王翃翃等計懷
光有大功上且訪以得失使其言入豈不殆哉遂告
盧杞杞即說帝曰懷光與威已振逆賊破膽若席勝
可一舉滅賊今入朝則必宴勞留連賊得從容完備
卒難圖也帝不得其情因然之乃勅懷光屯便橋督
諸將進討懷光自以徑千里赴難為奸臣限隔不得
朝頗恚恨去屯咸陽明日李晟會陳濤斜壁壘未具

賊大至晟說懷光曰賊保宮苑攻必良難今敢離窟穴與公薄戰此天以賊賜公也懷光曰吾馬未秣兵未飯可遽戰哉姑養吾勇以待之晟不得已閉壁不出懷光數暴杞等罪帝爲貶杞與趙贊白志貞乃劾奏上所信任中人翟文秀亦殺之以慰懷光然益自疑堅壁八旬不出戰屢詔使進軍以伺寇爲解陰通朱泚初崔漢衡使吐蕃求助兵尚結贊曰吾法進軍以本兵大臣爲信今制書不署懷光未敢前帝乃命翰林學士陸贄詣懷光議事懷光陳三不可言吐蕃舍人馬重英陷長安贊普責其不焚爇今其來必肆

十日弟名 人各道旨 六盛繇 之甚賞公 不安邪

宿志一不可彼云引兵五萬既用其人則同漢士僬邀我厚賞何以致之二不可虜人雖來義不先用勒兵自固以觀成敗王師勝則分功敗則圖變狡詐多端不可信三不可卒不肯箸又嫚罵贊曰爾何能夺晟以為懷光反狀已明緩急宜有備蜀漢之路不可壅請以裨將趙光銑等為洋利劍三州刺史各將兵五百以防未然上疑未決欲親總禁兵幸咸陽以慰撫為名趣諸將進討或謂懷光曰此漢祖遊雲夢之策也懷光大懼反謀益甚上垂欲行懷光辭益不遜上猶疑讒人間之興元元年詔加懷光太尉賜鐵券

遣兵馬使李卞等往諭旨懷光對使者投鐵券于地曰聖人疑懷光邪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反今賜鐵券是使之反也辭氣甚悖朔方兵馬使張名振當軍門大呼曰太尉視賊不擊待天使不敬果欲反邪功高泰山一旦棄之自取族滅富貴它人又何益哉我今日必以死爭之懷光聞之謂曰我不反以賊方强故須蓄銳俟時耳懷光大言天子所居必有城隍乃發卒城咸陽未幾移軍據之張名振曰乃者言不反今日拔軍此來何也何不攻長安殺朱泚取富貴引軍還邠邪懷光曰名振病心矣命左右引去拉殺之

右武鋒兵馬使石演芬本西域胡人懷光養以爲子懷光潛與朱泚通謀演芬遣其客郜成義詣行在告之請罷其都統之名成義至奉天告懷光子璀璀密白其父懷光召演芬責之曰我以爾爲子奈何欲破我家今日負我死甘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爲股肱太尉以演芬爲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芬胡人不能異心惟知事一人苟免賊名而死死甘心矣懷光使左右臠食之時部將韓游瓌將兵衛奉天懷光約令爲變游瓌以聞數日又密書趣之游瓌又奏之上稱其忠義因問策安出對曰

懷光總諸道兵因敢恃衆為亂令邠寧有張昕靈武有寧景璿河中有呂鳴岳振武有杜從政潼關有唐朝臣渭北有竇覦皆守將也陛下以其衆及地授之尊懷光之官罷其權則行營諸將各受本府指揮矣懷光獨立安能為亂上曰罷懷光兵權若朱泚何對曰陛下既許將士以克城殊賞將士奉天子之命以討賊取富貴誰不願之邠府兵以數萬借使臣得而將之足以集事諸道必有仗義之臣泚不足憂也上然之懷光又遣將趙升鸞諜于奉天升鸞告渾瑊曰懷光遣達奚承俊火乾陵使我為內應以驚乘輿瑊

白發其奸請帝決幸梁州李卞等還言懷光驕慢之狀于是行在始撤門禁從臣皆密裝以待上將幸梁州山南節度使嚴震聞之遣使請奉天奉迎又遣將張用誠將兵五千至盩厔以來迎衛用誠爲懷光所誘陰與之通謀上聞而患之會震繼遣牙將馬勛奉表上語之故勛請亟詣梁州取嚴震符召用誠還府若不受召臣請殺之上喜曰卿何時復至此勛刻日時而去既得震符請壯士五人與之俱出駱谷用誠不知事泄以數百騎迎之勛與之俱入驛時天寒勛多然薪火于驛外軍士皆往附火勛乃從容出符以

示用誠曰大夫召君用誠錯愕起走壯士自後執其手擒之用誠子在勛後斫傷勛首壯士格殺其子林用誠于地跨其腹以刃擬其喉曰出聲則死勛入其營士卒已擐甲執兵矣勛大言曰汝曹父母妻子皆在漢中一朝棄之與用誠同反于汝曹何利乎大夫令我取用誠不問汝曹無自取族滅衆皆讋服勛遂用誠詣梁州賚杖殺之命副將領其衆勛裹其首復命于行在愆期半日帝令戒嚴未畢帝自西門出

詔戴休顏守奉天懷光遣將孟廷實惠靜壽孫福堅輕騎次南山糧料使張增遇之三人紿曰吾屬以反

聞不如緩軍彼怒不過不吾將耳使增給衆曰由此東吾有見糧可食也延賓等引之東縱得大掠而百官遂入駱谷追帝不及還白懷光懷光怒悉罷其兵懷光乃奪李建徽楊惠元等軍屯好畤然其下稍稍携貳泚始憚之至是欲遂臣懷光懷光怒告絶益不安乃引兵掠涇陽三原富平遂如河中留張昕守咸陽而懷光將孟涉等擁兵降李晟韓游瓌殺昕以邠州歸戴休顏自奉天令于軍曰懷光反乃城守有詔數懷光罪惡敘朔方將士忠順功名猶以懷光舊勳曲加容貸其太尉中書令并宜罷免授以太子太保

許麾下擇功高者一人統其兵懷光不奉詔已而至河中取同絳二州按兵觀望京師朱泚平副元帥判官高郢數勸懷光歸款懷光遣其子璀詣行在謝罪請束身歸朝詔遣給事中孔巢父先除懷光太子太保勅詣河中宣慰朔方將士悉復官如故巢父至河中懷光素服待罪巢父不之止懷光左右多胡人皆歎曰太尉無官矣巢父又宣言于衆曰軍中誰可代太尉領軍事者于是懷光左右發怒諠譟宣召未畢衆殺巢父及中使啖守盈懷光亦不之止復治兵爲拒守之備帝乃遣渾瑊討之度支欲罷其軍歲中要

賜帝曰朔方軍累有功豈以懷光拒命而衆不被恩邪詔所司貯練錢須事定乃給珹破同州屯軍不得進數爲懷光所阨帝以河東節度使馬燧威名白著乃拜副元帥與珹及鎮國駱元光邠寧韓游瓌鄜坊唐朝臣會兵進討燧拔絳州諸軍遂圍河中貞元元年八月朔方步將牛名俊斬懷光傳首以獻年五十七帝念其功詔許一子嗣賜莊第一區聽以禮葬初懷光之解奉天圍也上以子璀爲監察御史寵待甚厚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璀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爲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之勢陛下未

能制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陛下待臣厚臣胡為性直不忍不言耳上驚曰知卿大臣愛子當為朕委曲彌縫而密奏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父與宗族也顧臣力竭不能回耳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久進言非敢求生也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矣復有何策哉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上曰卿勿死為朕更至咸陽諭卿父使君臣父子俱全不亦善乎璀至咸陽而還曰無益也願陛下備之勿信人言臣今往說諭萬方臣父言汝小子何知達可深責止無信語非貪富貴也直畏死耳汝豈可陷吾入罪

盡殺其弟得無過乎

地邪及李泌赴陝上謂之曰朕所以再三欲全懷光者誠惜璀也卿至陝誠爲朕招之對曰陛下未幸梁洋懷光猶可降也今則不然豈有人臣迫逐其君而可復立於其朝乎縱彼厚顏無慙陛下每視朝何心見之臣得入陝借使懷光肯降臣不敢受况招之乎李璀固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也懷光死璀盡殺其弟璀乃死故懷光無後

宋張邦昌

張邦昌永靜軍東光人也舉進士累官大司成以禮部侍郎首請取崇寧大觀以來瑞應尤殊者增製旗

勃從之宣和元年遷中書侍郎欽宗即位拜少宰金人犯京師朝廷議割三鎮俾康王及邦昌爲質于金以求成會姚平仲夜斫金人營斡離不怒責邦昌邦昌對以非出朝廷意旣而康王還金人復質肅王以行仍命邦昌爲河北路割地使初邦昌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爲質及行乃要欽宗署御批無變割地議不許又請以璽書付海北亦不許時粘罕兵又來侵上書者攻邦昌私敵社稷之賊也遂黜邦昌爲中太一宮使罷割地議其冬金人陷京師帝再出郊留青城明年春吳幵莫儔自金營持文書來令推異姓堪爲

人主者、從軍前備禮、冊命留守、孫傅等不奉命、表請立趙氏、金人怒、復遣幵儔促之、劫傅等召百官雜議、衆莫敢出聲、乃曰、今日當勉強應命、舉在軍前者一人、適尚書員外郎宋齊愈至自外、衆問金人意所主、齊愈書張邦昌三字示之、遂定議、以邦昌治國事、孫傅張叔夜不署狀、金人執之置軍中、王時雍時為留守、再集百官詣秘書省、至卽閉省門、以兵環之、俾范瓊諭衆以立邦昌意、衆唯唯、有太學生難之、瓊恐沮衆、厲聲折之、遣歸學舍、時雍先署狀、以率百官、御史作中丞秦檜不書、抗言請立趙氏宗室、且言邦昌當上

皇時專事譖游黨附權奸蠹國亂政社稷傾危實由
邦昌金人怒執槍并儕持狀赴軍前邦昌入居尚書（密計以孟中言）
省金人趣勸進邦昌始欲引決或曰相公不前死城
外今欲塗炭一城耶適金人奉冊寶至邦昌北向拜
舞受冊即偽位僭號大楚擬都金陵遂升文德殿設
位御牀西受賀遣閤門傳令勿拜時雍率百官遽拜
邦昌但東面拱立外統制官宣贊舍人吳革恥屈節
異姓首率內親事官數百人皆先殺其妻孥焚所居
謀舉義金水門外范瓊詐與合謀令悉棄兵仗乃從
後襲殺百餘人捕革并其子皆殺之又捕斬十餘人

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唯時雍幵儔瓊等欣然鼓舞若以為有佐命功云金師既還邦昌降手書赦天下呂好問謂邦昌曰人情歸公者劫於金人之威耳金人既去能復有今日乎康王居外久衆所歸心曷不推戴之又謂曰為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監察御史馬伸亦請奉迎康王邦昌從之宗室子崧知淮寧府聞二帝北遷與江淮經制使翁彥國等誓衆登壇歃血同奬王室康王遣使擢為大元帥府參議子崧又移書呵斥邦昌使其反正幷曉王時雍等辭旨激切邦

昌尋遣謝克家獻大宋受命寶、復降手書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以俟復辟、書既下、中外大說、太后始御内東門小殿垂簾聽政、邦昌以太宰退處内東門資善堂、尋遣使奉乘輿服御物至東京、既而邦昌亦至、伏地慟哭請死、王撫慰之、王即皇帝位、綱上書極論邦昌久與機政、擢冠宰司、國破而資之以爲利、君辱而擁之以爲榮、異姓建邦四十餘日、逮金人之旣退、方降赦以收恩、是宜肆諸市朝、以爲亂臣賊子之戒、時黄潛善猶左右之、綱又力言邦昌已僭逆、理合誅夷、原其初心、出於迫脅、可特與免貸、責授節度使潭

州安置初邦昌嘗居內朝華國夫人李氏數以果實
奉邦昌邦昌亦厚答之一夕邦昌被酒李氏擁之曰
大家事已至此尚何言因以赭色半臂加邦昌身擁
入福寧殿夜飾養女陳氏以進及邦昌還東府李氏
私送之語斥乘輿帝聞下李氏獄詞服詔數邦昌罪
賜死潭州李氏杖脊配軍營務時雍秉哲幷儔等先
已遠竄至是幷誅時雍

宋苗傅劉正彥

苗傅上黨人康王建元帥府信德守臣梁楊祖以兵
萬人至傅與張俊楊沂中田師中皆隸麾下隆祐太

后南渡傅爲統制官以所部八千人扈衛駐于杭州有劉正彥者不知何許人父法爲熙河路經畧使死王事法部曲王淵爲御營都統制正彥歸之淵以法故薦正彥于朝擢御營副都統制淵分精兵三千與之以平剸賊丁進功進武功大夫初正彥討進請劉晏偕行晏本嚴陵人陷遼登第宣和中率衆來歸正彥用晏計易旗幟爲疑兵遂降進晏自遍直郎遷朝請郎正彥恥已賞薄而晏獲峻遷由是觖望乃散所賜金帛與將士尋被命從六宫皇子至杭州建炎三年三月高宗從王淵議由鎮江幸杭州時諸大將如

劉光世、張俊、楊沂中、韓世忠分守要害、扈衛者獨苗
傅。先是王淵裴大船十數自維揚來杭、杭人相謂曰、
船所載皆淵平陳通時殺奪富民家財也。初苗傅自
負世將、有勞、以王淵驟得君、頗觖望。淵既薦正彥、復
檄取其所予兵、正彥執不遣、以此怨淵。上在維揚、入
內內侍省押班康履頗用事、妄作威福、諸將多疾之、
及幸浙西、道經平江、左右宦者以射鴨爲樂、比至杭
州江下觀潮、中官供帳赫然遮道、傅等曰、汝輩使天
子顛沛至此、猶敢爾邪。有中大夫王世脩者、爲傅幕
屬、世脩嘗疾閹宦恣橫、爲尚書右丞張徵言之、徵不

納世道退爲正彥言之正彥曰君言甚忠當與君同去此輩俄聞淵入宥府傳正彥以爲由宦者所薦愈不平遂與世脩及其徒王鈞甫馬柔吉張逵等謀先斬淵然後殺內侍鈞甫柔吉皆燕人所將號赤心軍議已定癸未制以劉光世爲檢校太保殿前都指揮使百官入聽宣制傳正彥令世脩伏兵城北橋下俟淵朝退即捽下馬誣以結宦官謀反正彥手斬之遂遣人圍康履家分兵捕內官凡無鬚者皆殺正彥既斬淵即與傳擁兵至行宮北門外衛人出刃以指其軍傳正彥遂陳兵于門下中軍統制吳湛遣人入奏

傅正彥手殺王淵以兵來內前欲奏事上大駭傳遣朱勝非往問之勝非急趨樓上厲聲詰問專殺之由吳湛引傅所遣使臣入內附奏曰苗傅不負國家止爲天下除害耳知杭州康允之見事急率從官叩內東門求見請上御樓慰諭軍民日將午上步自內殿登闕門百官皆從權主管殿前司公事王元大呼曰聖駕來傅等見黃蓋猶山呼而拜上憑欄呼傅正彥問故傅厲聲曰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有功者不賞內侍所主者乃得美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賊不戰因交康履乃除樞密

臣自陛下即位以來立功不少願止作遙郡團練使臣已將王淵斬首中官在外者皆誅訖更乞康履藍珪曾擇斬之以謝三軍上諭以內侍有過當流海島卿可與軍士歸營月日已除傅承宣使御營都統制正彥觀察使御營副都統制傅曰今日之事盡出臣意三軍無預焉且天下生靈無辜肝腦塗地止緣中官擅權若不斬履擇歸寨未得上不得已命吳湛執履衛士擒至闕門履望上呼曰何獨殺臣遂以付傅等即樓下腰斬之梟其首與淵首相對上諭傅等傳等因前出不遜語大略謂上不當即大位將來淵聖

祈房大異

皇帝來歸不知何以處上命朱勝非縋出樓下委曲
諭之傅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使金人議和上許
諾即下詔書恭請隆祐太后垂簾權同聽政傅正彥
聞詔不拜曰自有太子可立況道君皇帝已有故事
張逵曰今日之事當爲百姓社稷計浙西安撫司主
管機宜文字時希孟曰宜率百官死社稷否則從三
軍之請通判杭州事章誼叱之曰何可從三軍耶上
徐謂勝非等曰朕當退避但須稟于太后勝非言無
此理中丞顏岐曰若得太后自諭之則無辭矣上乃
令岐入奏又命吳湛諭傅等曰已令請太后御樓商

議太后御黑竹輿出立樓前。見傳等。執政皆從之。傳正彥拜于輿前曰。今百姓無主。望太后爲天下主。奉后曰。自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度。童貫起邊事。所以招致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事。況皇帝聖孝。初無失德。止爲汪伯彥黃潛善所誤。今已竄逐統制。豈不知。傳曰。臣等已定議。豈可猶豫。后因特依所請。太后權同聽政。傳等抗言必欲立皇子。后曰。皇子方三歲。以一婦人垂簾抱三歲兒。何以令天下。夷狄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傳。正彥號哭固請。因呼其衆曰。太后既不允。吾當受戮。作解衣狀。后諭

止之傳曰事久不決恐三軍生變顧謂勝非曰相公何無一言勝非不能答適顏岐至自帝前奏曰皇帝令臣奏知太后已決意從傳請矣乞太后宣諭后猶不許傳等語言益迫太后還入門上遣白以事無可奈何須禪位勝非泣曰臣義當死乞下詔二兇帝屏左右語曰當爲後圖事不成死未免勝非曰王鈞甫賊腹心也適語臣曰二將忠有餘學不足此可爲後圖耳上即所御椅子上作詔曰朕自卽位以來強敵侵陵遠至淮甸其意專以朕躬爲言朕恐其興兵不已枉害生靈畏天順人退避大位朕有元子毓德東

宮可即皇帝位恭請隆祐太后垂簾同聽政事庶幾消弭天變慰安人情敵國聞之息兵講好上書詔已遣人持下宣示二兇宣詔畢傳正彥麾其軍退勝非又奏母后垂簾須二人同對臣有獨奏事不可形于紙筆者豈可與他人同之欲降旨以時事艱難許臣僚獨對太后曰彼不疑否勝非曰乞自苗傅始仍與其徒日引一人上殿以弭其疑勝非退太后語上曰賴相此人若汪黃未退事已不可收拾矣時頤浩為江東制置使頤浩至江寧舍館未定忽奉內禪詔赦遂會監司議皆莫敢對退謂其屬官李承邁曰是必

有兵變殺逵曰詔詞有畏天順人之語此恐其出於不得已也其子抗侍側曰主上春秋鼎盛豈肯遽遜位于冲幼乎灼知兵變無疑矣顧浩即走人入杭伺賊并寓書於張浚劉光世漏述國家艱難之狀別以片書遺浚曰時事如此吾儕可但已乎時有自杭州齎儔等檄文至平江者浚讀之慟哭乃決策舉兵夜召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趙哲告以故令哲盡調浙西射士以急切防江爲名使湯東野留治財計戊子御營前軍統制張俊以兵至平江府俊初屯吳江縣儔等以其兵屬趙哲使俊之鳳翔會統制官辛永宗

自杭乘小舟至俊軍，具言城中事，俊諭之曰，嘗詣張侍郎求決，會俊被省劄召赴行在，令將所部人馬盡付趙哲，俊披衣起坐頃之，湯東野直入，俊問知其故，浚知上遇俊厚，俊屯實可與謀事，諭東野亟開門納之，一軍遂定，浚曰，太尉知皇帝遜位之由否，此蓋苗傅等欲危社稷，言未訖，泣數行下，俊亦大哭，浚諭以決策起兵問罪，俊泣拜且曰，此須侍郎濟以機術，勿令驚動官家，浚哽咽首肯，移時，辛永宗、趙哲至，浚即使趙哲馳入張俊軍撫諭，且厚犒之，人情大悅，初二兇請移蹕建康，勝非曰，勤王兵在平江，君等難與相

遇又趣遣使勝非曰未知酋長所在宜先遣小使訪之又言炎爲兩火故多盜宜改元以厭之勝非以二事奏太后曰二事中惟年號稍輕若全然不從恐別生事乃始改元明受勝非曰反正事已就緒惟二兇詔元請本爲和戎須待遣使然虜兵近在江北若遣使虜知朝廷變必挾此而來以持其事即害反正臣所召兩使來使之力辭先遣使亦密令留於勤王所矣既而前使至平江而後除盧益益辭二兇之詳議遂息張浚以蠟書諭呂頤浩劉光世起兵狀又命浚先遣精兵二千扼吳江前密州州學校教授邵彪見

浚于軍中浚問策安出彪曰以至順誅大逆易特反掌顧公處之何如耳浚曰張俊指天誓地願以死援君父之辱韓世忠有仗節死難之志二人可倚以辦事惟浚士卒單弱恐不足以任此事但呂頤浩屯兵江寧其威望爲人所信向且通亮剛决能斷大事當爲天下倡劉光世屯兵鎮江兵力强悍謀議沉鷙可以倚仗浚皆馳書往矣是日呂據書至江寧頤浩執書以泣曰果如所料事不可緩矣再發書與張浚及諸大將約會兵先是張浚欲遣辯士持書說二賊使無他圖以待諸將之集念無可遣者夜分不寐浚客

句可疑

遂寧馮轓素負氣節聞之慷慨請行浚乃遣書一兜獎其忠義以慰安之辛卯張浚遣馮轓赴行在浚爲咨目具以請主上親總萬務事稟朱勝非及與傅正彥書勉以事當改圖不宜固執初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在淮陽爲粘罕所破走鹽城縣收散卒得數千人聞上渡江以海舟還赴難至是駐常熟張俊聞之馳見張浚喜躍不自持曰世忠之來此事必辦浚與俊更相慶慰即遣使召之辛道宗謂張浚曰賊萬一邀上入海何以爲討浚乃聲言防過海寇奏道宗爲節制司參議官措置海船以備賊甲午貶曾擇監

珪于嶺南傅追斬擇賊欲以所部代禁衞守睿聖宮
又欲邀帝幸徽越張浚勝非曲諭止之馮轓再見傅
正彦于軍中從容白之曰轓爲國家而來今已再日
未聞將軍之命願一言而決正彦見轓詞色不屈即
與王鈞甫馬柔吉引傅耳語衆諭轓曰張侍郎欲復
辟此事固善然須面議詞語甚遜翌日即遣還遺張
浚書約浚至杭面議呂頤浩以勤王兵發江寧先是
張浚三遺劉光世書諭以勤王且遣參議軍事楊可
輔至鎮江促之光世不報初保義郎甄援在城中竊
錄明受詔赦及二凶僞書以出至餘杭門爲邏者所

得當傳命斬之援笑曰將軍方爲宗社立功奈何斬壯士傳援屬且詰其故援曰令誤屬姦臣多散處于外願務將軍之文科忠義之士誅漏網以報將軍耳傳意解正彥曰此未可信郎使人拘之府數日防禁少緩援更衣踰牆而出至是見浚于平江援詭言嘗更衣見睿聖皇帝于別宮上謂曰今月張浚呂頤浩必起兵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等必竭力相輔語令早來詔旨甚切浚徐察其意不復窮問郎遣詣張俊軍俊與其將士聞之皆感慟浚遂令援徧往韓世忠劉光世諸軍宣諭援明辯善爲說詞諸將人人自以爲

世則惕財
人則責提
道得力人

上所倚望感泣爭奮由是士氣甚振呂頤浩引兵至丹陽劉光世引部曲來會金部郎中李迨自鎮江馳至偕行丙申韓世忠以所部至平江初世忠在常熟舟中聞張浚遣人來被甲持刃不肯就岸取浚及統制官張俊所遺書遣人讀之世忠乃大哭舉酒酹神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舟中士卒皆奮世忠見曰今日大事已成世忠與張俊以身任之願公無憂世忠欲即進兵浚諭之曰事不可急投鼠忌器急則事恐不測浚已遣馮轓甘言誘賊矣賊遣張彥王德聲言扐淮德何彥酐幷其軍自采石濟江歸劉先世彥尋

為人所殺戊戌浚以世忠兵少分張俊二千益之癸
平江丁酉馮轓至平江張浚得二賊書率皆不情之
語其中云苟可安社稷利國家救生靈息兵戈傅等
皆聽命馬柔吉王鈞甫亦同致書浚得之即欲携親
兵至杭與賊面決張俊韓世忠皆告以賊知主盟在
公勢必加害願勿聽戊戌韓世忠以所部發平江張
浚大犒世忠及張俊兩軍酒五行罷世忠發平江舟
行不絕者三十里甲士盡載其上軍勢甚振浚慮傅
等以偽命易置仍令世忠偏將張世慶扼絕郵傳止
自杭來者悉一之水中己亥張浚復遣馮轓入杭移

書傳等告以禍福使之改圖先是傳又遺浚書云朝
廷以右丞待侍郎伊尹周公之事非侍郎其誰當之
請速赴行在浚報書云自古言涉不順則謂之指斥
乘輿事涉不順則謂之震驚宮闕至於遜位之說則
必其子孫年長且賢則託以政事使之利天下而福
蒼生不然謂之廢立廢立之事惟宰相大臣得專之
伊尹霍光是也若不然則謂之大逆賊矣凡為人臣
者握兵在手遂可以責其君之細故而議廢立自古
豈有是理也哉天之所興孰能廢之願二公畏天順
人無顧一身利害借使事正而或有不測猶愈於抱

不忠不義之名。而得罪於天下後世也。初浚發書及所措置事皆託他詞未敢誦言誅之傳等雖聞大集兵猶未深信得此書始悟見討奏請誅浚以令天下新除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韓世忠爲定國節度使依前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都巡檢使新除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張俊爲武寧軍節度使知鳳翔府二人皆以深曉內禪詔旨不受張浚詿誤故有是命詔新除禮部尚書張浚陰有邪謀欲危社稷責黃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令平江州差兵級防送經由行在赴貶所。中書舍人季陵當制有輕脫寡謀之

語時兩宮音問幾不相通太母忽遣小黃門至睿聖宮白曰張浚早來不得已郴州安置上方啜羮不覺覆羮于手初傳得浚手書即請紬浚朱勝非沮止之至于五六及是傳等至都堂見勝非且言浚見詆爲逆賊所不能堪勝非見其悖甚恐生他變謂之曰罷張兵權而以付呂樞密必無事矣傳意稍解遂有郴州之命初傳正彥日至都堂議事御史中丞鄭㲄奏疏言臣訪聞朝廷日近差除行遣多出御營都副苗傳劉正彥之意二人出入都堂殆無虛日望皆諭將此何說之也帥之臣無以私請干與朝政太后出其章示傳正彥

傅正彥衛之及是又請留呂頤浩守金陵張浚不當
貶又言浚特以私書與傅正彥往來切磋而為忠義
今峻責之是堅天下之疑心以動四方之兵也不報
殺遂遣所親奉議郎謝嚮變姓名為賈人至平江具
言城中事令遲重緩進使賊自遁毋致城中之變浚
然之然韓世忠扼秀州張俊前軍在吳江賊氣奪矣
是日賊遣苗瑀馬柔吉將赤心隊及王淵舊部曲駐
臨平以拒勤王之師時節制司參議官辛道宗總舟
師與統領官陳思恭亦自華亭進發張浚又親作蠟
丸書云不得驚動三宮聖駕浚書名張俊亦書名募

人齎赴管軍左言等八人慮傅等因大軍之入或有他變書皆達是曉馮轓至臨平馬桑吉見之曰君尚敢來耶昨旦張侍郎有書來詞不委曲二公大怒且發兵出杭矣轓曰張公無他意大率欲歸正故不得不激切桑吉意少解夜二鼓桑吉與轓俱縋入城翌旦與傅等議于軍中浚繆為書遺轓曰浚近發苗都統書諭列厲聖皇帝事反復數百言適有客自杭來知二公於朝廷社稷初無不利之心甚悔輕易未識體察否然浚無他也欲此忠義大節終歸二公無令他人為之會見望致意傅等初謂有他謀發書無異

詞遂大喜轓由是得免壬寅呂頤浩軍行至平江之北先是頤浩以所部萬人發江寧府道募得三千人與俱至平江之北四十五里張浚乘輕舟迓之道遇小舟得郵筒屏人發封乃浚郴州謫命蓋賊以浚限截往來文字故更遣使臣自湖州轉遞以來浚得之恐將士觀望不盡力謬謂曰朝廷趣赴行在為我即日起發浚見頤浩相與對泣以大計咨之頤浩曰事不諧不過赤族浚壯其言頤浩即召其屬官李承造于舟中草檄而浚為潤色之初苗傅聞韓世忠在秀州取其妻梁氏及其子保義郎亮于軍中以為質朱

勝非聞之乃好謂傳曰今當啓太后招二人慰撫使報知平江諸人益安矣傳許諾勝非喜曰二兇眞無能爲矣太后召梁氏入見封爲安國夫人錫予甚渥后執其手曰國家艱難至此太尉首來救駕可令速清巖陛梁氏馳出都城遇苗翊於塗告之故翊色動手自捽其耳梁氏覺翊意非善愈疾驅一日夜會世忠于秀州俄而傳等以麻制授世忠世忠曰吾但知有建炎豈知有明受斬其使焚其詔又遣使持麻制授張俊俊械以送獄馮轓又說王鈞甫曰此事若了在他人公何以贖過鈞甫頗以爲然時傳正彥劇動

王兵大集意甚懼呼馮轓議復辟轓知其可動即見朱勝非自云今國步艱難當以馬上治之今日之事當以淵聖皇帝爲主虜聖皇帝嘗受聖詔爲大元帥宜仍舊少主爲皇太姪太后垂簾張逵退謂苗傅曰趙氏安而苗氏危矣呂頤浩張浚議進兵韓世忠爲前軍張俊以精兵翼之劉光世親以選卒爲游擊頤浩浚總中軍光世分軍殿後遂以勤王爲名頤浩浚傅撤中外勝非以二將反覆責世修世修以言遁傅傅不能答勝非乃令堂厨具飯命世修即廡間草奏持歸軍中自准備將以上皆書名勝非進呈太后極

喜曰吾責塞矣是晚苗傅劉正彥復至都堂見朱勝非請詣睿聖宮見上謝過上乃賜韓世忠手詔曰知卿已到秀州遠來不易朕居此極安寧苗傅劉正彥本爲宗社始終可嘉卿宜知此意徧諭諸將務爲協和以安國家傅等退以手加額曰乃知聖天子度量如此遂遣杭州兵馬鈐轄張永載持詔諭世忠世忠得之謂永載曰主上即復位事乃可緩不然吾以死決之勝非乃率百官上第一表請上還宮詔不允百官三表畢時巳刻上始御殿百官起居上猶未肯入內勝非再請遂就西廊搢笏掖上乘馬還行宮都人

夾道焚香衆情大悅夜有刺客至浚所浚見而問之客曰僕河北人粗讀書知逆順豈爲賊用顧爲備不嚴恐有後來者浚下執其手問以姓名不告而去翌日浚取郡囚當死者詭言刺客斬以狥已酉以御營使司都統制苗傅爲淮西制置使副都統制劉正彥副之庚戌詔復用建炎年號淮西制置使苗傅副使劉正彥並加檢校少保許以所部行呂頤浩張浚次臨平苗翊馬柔吉以重兵負山阻河爲陣於中流植木爲鹿角以梗行舟翊以旗招引世忠兵出戰世忠率將士當前力戰張俊次之劉光世又次之軍小却

世忠叱其將馬彥溥揮兵以進塗淖騎不得騁世忠下馬持矛突前令其將士曰今日各以死報國若面不帶幾箭者必斬之呂頤浩在軍中被甲立水次出入行伍間督戰翊等敗走傅正彥遣兵援之不能進頤浩等進兵北關傅正彥見上曰請設盟誓兩不相害上賜金券遣傅正彥退詣都堂趣賜鐵券勝非命所屬檢故事如法製造是夕傅正彥引精兵二千人開湧金門以出命其徒所在縱火遂夜遁尚書省撤諸道捕傅等世忠俊光世馳入城至行宮門閽者以聞上步至宮門握世忠手慟哭光世俊繼至見于內

殿上加勞久之辛亥太皇太后撤簾呂頤浩張浚張
勤王兵入城都人夾道聳觀咸以手加額班退勝非
留身乞罷上曰何必堅去勝非曰國家厄會君與相
當之以陛下聖德尚避位二十餘日臣質何人豈可
苟安相職上曰卿言有理朕更思之勝非頓首謝頤
浩浚既見上遂召趙哲辛道宗李承造等俱對上特
召浚至禁中謂曰隆祐皇太后知卿忠義欲一識卿
面適垂簾見卿自庭下過矣浚皇恐謝上欲倚浚爲
相浚辭以晚進不敢當是日平寇左將軍韓世忠手
執工部侍郎王世脩以屬吏并拘其妻子帑制置使

劉光世鞫其始謀以聞苗傅犯富陽縣遣統制官喬
仲福追擊之世脩言先伏兵斬王淵繼殺內官然後
領兵伏闕脅天子禪位此皆始謀實情職以聞詔斬
世脩于市斬御營中軍統制官吳湛上以湛佐二叛
爲逆諭韓世忠使圖之世忠詣湛與語手折其中指
遂執以出詔戮湛于市傅犯常山縣韓世忠請身往
討賊以世忠爲江浙制置使自衢信追擊之世忠入
辭白上曰臣當撲滅二賊未審聖意欲生得之耶或
函首以獻也上曰能殺之足矣世忠曰臣誓生致之
顯戮都市爲宗社刷恥傅軍之行也常以王鈞甫馬

柔吉將赤心隊為先鋒去大軍十里而屯時上命諸將以罪止傅兄弟及劉正彥鈞甫柔吉張逵餘皆罔治赤心軍士聞詔寬大乃叛傅鈞甫遂焚河梁以斷其路率赤心之衆降於望望使人受降書未幾其前軍統領官張翼等七人謂鈞甫反覆斬鈞甫及柔吉父子首以降賊黨大懼詔以翼為翊衛大夫溫州觀察使傅等聞韓世忠且至遂引兵趨信上世忠聞之恐其滋蔓闖廣乃自浦城提出以邀之丁亥傅寇浦城縣時王德既殺陳彥章欲與韓世忠相角世忠曰苗劉未平若與之戰乃是更生一敵不如避之夜世

忠至浦城北四十里與傅正彥遇于漁梁驛正彥屯溪南跨溪據險設伏相約為應世忠率諸軍力戰瞋目大呼挺矛而入正彥望見失聲曰吾以為王德乃韓將軍也正彥少却世忠揮兵以進正彥墜馬世忠生擒之盡得其金帛子女傅棄軍遁去是日苗翊率衆出降復用其將孟皐計欲遁之温台裨將江池閻之殺皐擒翊降于周望傅與苗瑀張逵收餘兵入崇安縣喬仲福王德共追盡降其衆傅夜脫身去變姓名為商人與其愛將張政亡之建陽縣土豪詹標覺而邀之留連數日政知不免密吾標曰此苗傅也標

執以告南劍州巡檢呂熈熈以赴福建提點刑獄林杞傅銜政遂言於提者曰某郡是苗太尉然令提某郡是張則汝功已被張分之矣杞懼政分其功與熈謀使護兵殺政崇安境上自以傅追世忠授之遂檻赴行在

宋吳曦

吳曦璘之孫初劉正帥蜀慮吳氏世將謀去之光宗紹熈三年議更蜀帥正言西邊三將惟吳氏世掌兵柄號爲吳家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戶部侍郎丘崈爲四川安撫置制使陛辭奏曰臣入蜀后吳挺脫至死

以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以便宜撫定其軍詔之四年挺卒宣使楊輔等權總其軍以殺吳氏權寧宗初趙汝愚當國亦以吳氏世掌西兵非國家之利命張詔爲興州諸軍都統制代領其軍而以挺子曦爲文臣帥以杜他日握兵之漸景泰元年曦爲殿前副都指揮曦以世守西蜀爲國藩屏而身留行都不得如志乃行賂宰弼規圖帥蜀會韓侂胄謀開邊曦潛蓄異志因附侂胄求還蜀樞密何澹覺其意力沮之陳自强納曦厚賂陰贊侂胄遂命曦興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興州　政郎朱不棄上侂胄書

謂曦不可主西師、侂胄不報、曦至鎮、請副都統制王大節罷之、更不除副帥、而兵權悉歸於曦、開禧二年、朝廷議出師、詔曦爲四川宣撫副使、仍知興州、聽便宜行事、自紹興末、王人出總蜀賦、後隸宣司、勢均禮敵、而侂胄以總計隸宣司副使、得節制按劾、而財賦之權、又歸於曦、未幾、兼陝西河東招撫使、曦反謀益甚、陰遣客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于金、求封爲蜀王、金人許封之、約曰、若按兵閉境、不爲異同、使其師東下、無西顧之憂、則全蜀之地、卿素所有、當加封冊一、依康王故事、更能順流東下、助爲犄角、則旄麾所指、

盡以相付、因命完顏綱經畧蜀、綱進兵木洛、曦陰遣使送疑于綱、侂胄日夜望曦進兵、曦陽爲持重、按兵河池不進、潛爲金人地、以困王師、侂胄不知覺、會正使程松至曦、不庭叅、松不敢詰、曦復多摘取松衛兵、松亦不悟、金人破和尚原、犯西和、守將拒之、戰方急、曦傳令退保黑谷、軍遂潰、乃焚河池、退壁青野原、自是金人無復顧慮、曦時已布心腹于金將、士未之知、猶力戰、敵人竊笑之、曦退壁魚關、招集忠義、厚賜以收衆心、與元都統制毋思、以重兵守大散關、曦因撤鶻關之戍、敵由版閘谷、趍出思後、思遁、金遂陷大散

關曦退屯置口舉人陳國飾投匭上書言曦必叛侂胄不省十二月興州見兩日相摩金遣使持詔書金印至置口封曦蜀王曦密受之金完顏抄合攻鳳州程松求援于吳曦紿言當發三千騎往松信不疑及曦受金詔宣言金使者欲得階成和鳳四州以和馳書諭松使去松不知所為會報金兵至百姓奔走相蹂躪松自興元亟趨米倉山而遁自閬州順流至重慶以書抵曦及贐禮稱曦為蜀王曦以札封致餽松望見大恐疑為劍亟奔逃使者追與之乃金寶也松受而兼程出陝西向掩泣曰吾今始獲保頭矣李好

義敗金人於七方關曦不上其捷還興州翌日曦召幕屬諭意謂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今宜從權濟事衆失色王翼楊騤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八十年忠孝門戶一朝掃地矣曦曰吾意已決即諭甲仗庫集兵將官語故皆稱賀聽命曦北向受印三年正月曦遣將利吉引金兵入鳳州以四郡付之表鐵山爲界曦乘黃屋左纛僣王位於興州即治所爲行宮稱是月爲元年曦旣僣位議行削髮左衽之令遣董鎮至成都治宮殿將徙居之曦所統軍七萬分隷十統帥遣將戍萬州泛舟下嘉陵江聲言約金人夾攻襄陽

蜀士生色

丈夫能成死節亦不何拭巨源是已

遣兵扼巫山得勝羅護等砦以遏王師侂胄聞曦反或勸不如因而封之侂胄納其說吳晛為曦謀室收用蜀名士以繫民心於是陳咸自髡其髮史次秦塗其目楊震仲飲藥卒王翊家拱辰皆不受偽命楊修年詹久中家大酉李道傅悉棄官去監興州合江倉楊巨源謀討曦乃陰與曦將張林及忠義士朱福等深相結眉州人程夢錫知之以告轉運使安丙丙稱疾未視事乃屬夢錫以書致巨源延之臥内巨源曰先生而為逆賊丞相長史耶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巨源曰非先生

不足以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會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亦結軍士李貴進士楊君玉等十數人謀誅曦。好義曰。此事誓死報國救四蜀生靈。但曦死後若無威望者鎮撫。恐一變未息。一變復生。欲奉安丙主事。邀巨源與會。巨源與約還報丙。丙大喜。始出視事。君玉草密詔略曰。于戈省厥躬。既昧聖賢之戒。犬馬識其主。乃甘夷虜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二月甲戌未明。好義帥其徒七十四人入僞宮。時僞宮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以安長史爲宣撫。令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曦衛兵千餘聞有

詔皆棄挺而走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入內戶曦
曦戶欲遁李貴即前執之卬中曦頰反撲貴仆于地
好義急呼王換斧其腰曦始縱貴貴遂斫其首馳告
丙宣詔軍民拜舞聲動天地持曦首撫定城中市不
易肆盡收曦黨殺之衆推丙權宣撫使巨源權參贊
軍事丙陳曦所以反及矯制平賊便宜賞功狀上疏
自劾待罪函曦首及違制法物與曦所受金人詔印
送朝廷曦僭位凡四十一日金遣兀朮高琪奉册于
曦未至而曦已誅矣曦首至臨安獻于廟社梟之市
三日詔誅曦妻子于家屬徙嶺南奪曦父挺官爵遷曦

祖璘子孫出蜀存璘廟祀三年二月楊巨源等謂丙曰曦死賊破膽矣關外四州為蜀要害盍乘勢復取之不然必為後患丙從之于是分遣好義復西和州諸將取階成鳳州及大散關好義進兵次于獨頭嶺會忠義及民兵夾攻金人死者蔽路七日至西和人人樂死前無留敵金將完顏欽遁去好義整衆而入軍民歡呼迎拜好義籍府庫以歸于官欲乘勝徑取秦隴以牽制淮寇宣撫司不許士氣皆沮五月好義襲秦州與女真將术虎高琪戰敗績好義還為吳曦將王喜所毒而卒朝廷慮喜為變授節度使移荊鄂都統

制六月誅吳曦諭詔至興州巨源謂人曰詔命一事不及巨源疑有以蔽其功者俄報王喜授節度使而巨源與通判心益不平乃懟功于朝或謂丙曰巨源謀亂丙令喜鞫其黨皆抵罪時巨源方與金人戰于長橋而敗丙密使人收巨源械送閬州獄至大安龍尾灘丙使人殺之忠義之士莫不扼腕流涕

元鐵失

鐵失者當英宗即位之初以翰林學士承旨宣徽院使為太醫院使有珍珠燕服之賜特授御史大夫仍金虎符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英宗嘗御鹿頂殿

謂鐵失曰徽政雖奉太后朕親之與諸司同凡簿書室悉令御史檢覈而又命領左右阿速衛治書侍御史鎖南鐵木迭兒之子也罷爲侍講學士鐵失奏復其職英宗不允英宗嘗謂臺臣曰朕深居九重臣下奸貪民生疾苦豈能周知故用卿等爲耳目曩者鐵木迭兒貪蠹無厭汝等拱默不言其人雖死宜籍其家以懲後也又明年三月中命大夫鐵失振舉臺綱詔諭中外既而御史臺請降旨開言路英宗曰言路何嘗不開但卿等選人未當爾朕知嚮所劾者率因宿憾羅織成獄加之以罪遂玷其人終身不得伸監

察御史嘗舉八思吉思可任大事未幾以貪墨伏誅
若此言路選人當乎否乎時鐵木迭兒既死罪日彰
英宗委任拜住爲右丞相振立紀綱修舉廢墜以進
賢退不肖爲急務鐵失以姦黨不自安潛蓄異圖秋
八月癸亥英宗自上都南還駐蹕南坡是夕鐵失與
知樞密院事也先鐵木兒大司農失禿兒宣徽使鎖
南典瑞院使脫火赤知樞密院事副使阿散僉書樞
密院事章台衛王禿滿及諸王月魯鐵木兒等以鐵
失所領阿速衛兵爲外應殺左丞相拜住而鐵失直
犯禁幄手弒英宗于臥所晉王卽位鐵失及其黨皆

伏誅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七十一

左編

諸家 方技

西漢李尋 天文

李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尚書與張孺鄭寛中同師寛中等守法師教授尋獨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事丞相翟方進方進亦善爲星歷除尋爲吏數爲翟侯言事帝舅曲陽侯王根爲大司馬驃騎將軍厚遇尋是時多災異根輔政數虛以問尋尋見漢家有中衰阸會之象其意以爲且有洪水爲災乃說

根曰書云天聰明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太微四門廣開大道五經六緯尊術顯士翼張舒布燭臨四海少微處士爲比爲輔故次帝廷女宮在後聖人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天官上相上將皆顓面正朝憂責甚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敗之機不可不勉昔秦穆公說諓諓之言任仡仡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悔過自責思惟黄髮任用百里奚卒伯西域德列王道二者禍福如此可不愼哉夫士者國家之大寶功名之本也將軍一門九侯二十朱輪漢興以來臣子貴盛未嘗至此夫物盛必衰自然之理唯有賢

支疆輔。庶可以保身命。全子孫。安國家。書曰歷象日月星辰此言仰覩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繇俗以制法度考禍福舉錯悖逆咎敗將至徵兆爲之先見明君恐懼修政側身博問轉禍爲福不可救者卽蓄備以待之故社稷以憂竊見往者赤黃四塞地氣大發動土竭民天下擾亂之徵也彗星爭明庶雄爲桀大寇之引也此二者已頗效矣城中訛言大水奔走上城朝廷驚駭女孽入宮此獨未效閒者重以水泉涌溢旁宮闕仍出月太白入東井犯積水缺天淵日數湛於極陽之

色羽氣乘宮起風積雲又錯以山崩地動河不用其
道盛冬雷電潛龍爲孽繼以隕星流彗維塡上見日
蝕有背鄉此亦高下易居洪水之徵也不憂不改洪
水遝欲蕩滌流彗遝欲掃除改之則有年亡期故屬
者頗有變改小貶邪猾日月光精時雨氣應此皇天
右漢亡已也何況致大改之宜急博求幽隱拔擢
士任以大職諸闒茸佞諂抱虛求進及用殘賊酷
闒者若此之徒皆嫉善憎忠壞天文敗地理涌躍
陰湛溺太陽爲主結怨於民宜以時廢退不當得
位誠必行之凶災銷滅子孫之福不旋日而至政治

感陰陽猶鐵炭之低昂見效可信者也及諸蓄水連泉務通利之修舊隄防省池澤稅以助損陰邪之盛案行事考變易訛言之效未嘗不至請徵韓放掾周敞王望可與圖之根於是薦尋哀帝初即位召尋待詔黃門使侍中衛尉傅喜問尋曰間者水出地動日月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仍重極言毋有所諱尋對曰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賤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即新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並進臣尋位卑術淺過隨衆賢待詔食太官衣御府久汙玉堂之

署比得召見亡以自效復時見延問誠自以逢不世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唯棄須臾之間宿留瞽言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之聖意以參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陳所聞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夫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以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一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晻昧亡光各有云爲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陰

甚邪氣起者法爲牽於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爲近
臣亂政日中爲大臣欺誣日且入爲妻妾役使所營
間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
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瘉小臣不知
内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有
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陛
下執乾剛之德強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
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強大誼絕小不
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
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陰桀得

作間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執臣聞月者衆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爲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過軒轅上后受氣入太微帝庭揚光煇紀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此爲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仗矣屋大柱小可爲寒心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惡以崇社稷尊彊本朝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爲之節度歲星主歲事

爲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猜意欲有所爲
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於
奎婁當以義斷之熒惑往來亾常周歷兩宮作態低
卬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太白發越犯庫兵寇之
應也貫黃龍入帝庭當門而出隨熒惑入天門至房
而分欲與熒惑爲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
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弛佞巧依執微言毀譽進類
蔽善太白出端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不以
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毋
忽親疏之微誅放佞人防絕萌芽以盪滌濁濊消散

積惡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於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興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譴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爲彗茀四孟皆出爲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右陛下也宜深自改治國故不可以感成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閒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有霜雹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溼奧恐後有雷雹之變夫以喜怒賞罰而

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有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將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書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羣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爲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爲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

落脈通偏黨失綱則湧溢爲敗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爲最大今汝潁畎會皆川水漂踊與兩水並爲民害此詩所謂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間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

絕私路拔進英儁退不任職以疆本朝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爲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爲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見輕何況亾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爲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故世陵夷馬不伏歷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非虛言也陛下秉四海之衆曽亡柱幹之固守闕於四境殆開之不

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士之美者善養禾君之
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使為君子詔書進賢良赦小
過無求備以博聚英儁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蒙
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日以
衰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邪偽並興
外戚顓命君臣隔塞至絕繼嗣女宮作亂此行事之
敗誠可畏而悲也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
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
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
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克備天官然後可以輔聖

德保帝位承太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亾以異又不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以示天下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誅唯願留神反覆愚臣之言是時哀帝初立成帝外家王氏未甚抑黜而帝外家丁傅新貴祖母傅太后尤驕恣欲稱尊號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執政諫爭久之上不得已遂免光丹而尊傅太后語在丹傳上雖不從尋言然采其語每有非常輒問尋尋對屢中遷黃門侍郎以尋言且有水災故拜尋爲騎都尉使護河隄初成帝

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以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眞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以教東平夏賀良容丘丁廣世東郡郭昌等中壘校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衆下獄治服未斷病死賀良等坐挾學忠可書以不敬論後賀良等復私以相教哀帝初立司隸校尉解光亦以明經通災異得幸白賀良等所挾忠可書事下奉車都尉劉歆歆以爲不合五經不可施行而李尋亦好之光曰前歆父向奏忠可下獄歆安肯通此道時郭昌爲長安令勸尋宜助賀良等尋遂白

賀良等皆待詔黃門數召見陳說漢歷中衰當更受
命成帝不應天命故絕嗣今陛下久疾變異屢見天
所以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號乃得延年益壽皇子
生災異息矣得道不行咎殃且亡不有洪水將出災
火且起滌盪民人哀帝久寢疾幾其有益遂從賀良
等議於是制詔丞相御史蓋聞尚書五曰考終命言
大運一終更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歷定紀數如
甲子也朕以眇身入繼太祖承皇統總百僚子元元
未有應天心之效卽位出入三年災變數降日月失
度星辰錯謬高下貿易大異連仍盜賊並起朕甚懼

焉戰戰兢兢唯恐陵夷惟漢興至今二百載曆紀開
元皇天降非材之佑漢國再獲受命之符朕之不德
曷敢不通夫受天之元命必與天下自新其大赦天
下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
漏刻以百二十為度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月餘上
疾自若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大臣爭以為不可許
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
光李尋輔政上以其言亡驗遂下賀良等吏而下詔
曰朕獲保宗廟為政不德變異屢仍恐懼戰栗未知
所繇待詔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漏刻可以永

守國家朕信道不篤過聽其言幾爲百姓獲福卒無嘉應久旱爲災以問賀良等對當復改制度皆背經誼違聖制不合時宜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六月甲子詔書非赦令也皆蠲除之賀良等反道惑衆姦態當窮竟皆下獄光祿勳平當光祿大夫毛莫如與御史中丞廷尉雜治當賀良等執左道亂朝政傾覆國家誣罔主上不道賀良等皆伏誅尋及解光減死一等徙燉煌郡

東漢郎顗 天文

郎顗字雅光北海安丘人也父宗學京氏易善風角

星算六日七分能望氣占候吉凶常賣卜自奉安帝
徵之對策爲諸儒表後拜吳令時卒有暴風宗占知
京師當有大火記識時日遣人參候果如其言諸公
聞而表上以博士徵之宗恥以占驗見知聞徵書到
夜縣印綬於縣廷而遁去遂終身不仕顗少傳父業
兼明經典隱居海畔延致學徒百人晝研精義夜占
象度勤心銳思朝夕無倦州郡辟召舉有道方正不
就順帝時災異屢見陽嘉二年公車徵顗乃詣闕拜
章曰伏見往年以來園陵數災炎光熾猛驚動神靈
易天人之應曰君子不思遵利茲謂無澤厥災孽火燒

其宮又曰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災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炎火並作燒君室自頃繕理西苑修復太學宮厥宮府多所搆飾昔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改作臣愚以爲諸所繕修事可省減廩卹貧人賑贍孤寡此天之意也土者地祇陰性澄靜宜以施化之時敬而勿擾竊見正月以來陰闇連日易內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也又曰賢德不用厥異常陰夫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又頃前數日寒過其節氷既解釋還復凝合夫寒往則暑來

暑往則寒來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以成物也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違反時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立秋順氣行罰伏案飛候參察衆政爲立夏之後當有震裂涌水之害又比熒惑失度盈縮往來涉歷輿鬼環繞軒轅火精南方夏之政也政有失禮不從夏令則熒惑失行正月三日至乎九日三公卦也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節彼南山詠自周詩股肱良哉著於虞典而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納累鍾之奉忘天下之憂棲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即復起矣何

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災眚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綱疏小綱數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謂發憤忘食懇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興平非不能面譽也書奏帝復使對尚書顗對七事一事陵園至重聖神攸馮而災火炎赫迫近寢殿魂而有靈猶將驚動尋宮殿官府近始永平歲時未積便更修造又西苑之設禽畜是處離房別觀本不常居而皆務精土木營建無已消功單賄巨億爲計易內

傳曰人居奢侈多飾宮室其時旱其災火是故魯僖遭旱修政自敕下鐘鼓之縣休繕治之官雖則不寧而時雨自降由此言之天之應人敏於影響陽嘉二年正月十七日戊午徵日也日加申　風從寅來丑時而止丑寅申皆徵也不有火災必當爲旱願陛下校計繕修之費永念百姓之勞罷將作之官減彫文之飾損庖廚之饌　退宴私之樂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如是則景雲降集眚沴息矣二事去年以來兌卦用事類多不効易傳曰有貌無實佞人也有實無貌道人也寒溫爲實清濁爲貌今三公皆令色足

恭外厲內荏以虛事上無佐國之實故清濁效而寒溫不效也是以陰寒侵犯消息占曰日乘則有妖風日蒙則有地裂如是三年則致日食陰侵其陽漸積所致立春前後溫氣應節者詔令寬也其後復寒者無寬之實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人豈無貞賢未聞朝廷有所賞拔非所以求善贊務弘濟元元宜採納良臣以助聖化三事臣聞天道不遠三五復反今年少陽之歲法當乘起恐後年已往將遂驚動涉歷天門災成戊巳今春當旱夏必有水臣以六日七分候之可知水旱之災雖尚未至然君子遠覽

防微慮萌老子曰人之饑也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故
孝文皇帝綈袍革舃木器無文約身薄賦時致升平
陛下宜遵前典惟節惟約天下幸甚四事臣竊見皇
子未立儲宫無主仰觀天文太子不明熒惑以去年
春分後十六日在婁五度推步三統熒惑今當在翼
九度今反在柳三度則不及五十餘度去年八月二
十四日戊辰熒惑歷輿鬼東入軒轅出后星北東去
四度北旋復還軒轅者後宫也熒惑者至陽之精也
天之使也而出入軒轅繞還往來易曰天垂象見吉
凶其意昭然可見禮天子一娶元女嫡媵畢具今宫

人寺御動以千計或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鬱積之氣上感皇天故遣熒惑入軒轅理人倫垂象見異以悟主上昔武王下車出傾宮之女表商容之閭以理人倫以表賢德故天授以聖子成王是也今陛下多積宮人以違天意故皇胤多夭嗣體莫寄方今之福莫若廣嗣廣嗣之術可不深思可簡出宮女聽其婚嫁則天自降福子孫千億五事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十七日己丑夜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左足入玉井垣日乃滅春秋曰有星孛於大辰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爲大辰罰又爲大辰北極又爲大辰所以孛一宿

而連三宿者言非辰王者之宫也凡中官無節政教
亂逆威武衰微此三星以應之也罰者白虎其宿主
兵其國趙魏變見西方亦應三輔凡金氣爲變發在
秋節臣恐立秋以後趙魏關西將有羌寇畔戾之患
宜豫宣告諸郡使敬授人時輕徭役薄賦斂勿妄繕
起堅倉獄備守衛回選賢能以鎮撫之金精之變責
歸上司宜以五月丙午遣太尉服干戚建井旗書玉
板之策引白氣之異於西郊責躬求愆謝咎皇天消
滅妖氣蓋以火勝金轉禍爲福也六事臣竊見今月
十四乙卯巳時白虹貫日凡日傍氣色白而純者名

爲虹貫日中侵太陽也見於春者政變常者也方今中官外司各各考事其所考者或非急務又恭陵火災主名未立多所收捕備經考毒尋火爲天戒以悟人君可順而不可違可敬而不可慢陛下宜恭已內省以備後災凡諸考案幷須立秋又易傳曰公能其事序賢進士後必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以甲乙見者則譴在中召司徒居位陰陽多謬久無虛已進賢之策天下興議異人同咨且立春以來金氣再見金能勝木必有兵氣宜黜司徒以應天意陛下不蚤攘之將負臣言遺患百姓也七事臣伏惟漢興以來

三百三十九歲於詩三基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詩氾歷樞曰卯酉爲革政午亥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惡則亡於易雄雉秘歷今值困乏凡九二困者衆小人欲共困害君子也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惟獨賢聖之君遭困遇險能致命遂志不去其道陛下乃者潛龍養德幽隱屈厄即位之元紫宮驚動歷運之會時氣已應然猶恐妖孽未盡君子思患而預防之臣以爲戌仲已竟來年入季文帝改法除肉刑之罪至今適三百載宜因斯際大蠲

法令官名稱號輿服器械事有所更變大爲小去奢就儉機衡之政除煩爲簡改元更始招求幽隱舉方正徵有道博採異謀開不諱之路臣陳引際會恐犯忌諱書不盡言未敢究暢臺詰顗曰對云白虹貫日政變常也朝廷率由舊章何所變易而言變常又言當大蠲法令革易官號或云變常以致災或云改舊以除異何也又陽嘉初建復欲改元據何經典其以實對顗對曰方春東作布德之元陽氣開發養導萬物王者因天視聽奉順時氣宜務崇溫柔遵其行令而今立春之後考事不息秋冬之政行乎春夏故白

虹春見掩蔽日曜凡邪氣乘陽則虹蜺在日斯皆臣下執事刻急所致殆非朝廷優寛之本此其變常之咎也又今選舉皆歸三司非有周召之才而當則哲之重每有選用輒參之掾屬公府門巷賓客塡集送去迎來財貨無已其當遷者競相薦謁各遣子弟充塞道路開長姦門興致浮僞非所謂率由舊章也尚書職在機衡宮禁嚴密私曲之意羌不得通偏黨之恩或無所用選舉之任不如還在機密臣誠愚戇不知所中斯因遠近之論當今之宜又孔子曰漢二百載計年歷改憲三百四歲為一德五德千五百二十

歲五行更用王者隨天譬猶自春徂夏改青服絳者也自文帝省刑適三百年而輕微之禁漸以殷積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故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去奢即儉以先天下改易名號隨事稱謂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同歸殊塗一致百慮是知變常而善可以除災變常而惡必致於異今年仲竟來年入季仲終季始歷運變改故可改元所以順天道也臣顗愚蔽不足以答聖問顗又上書薦光祿大夫黃瓊處士李固幷陳消災之術復條便宜四事一事孔子作春秋書正月

者敬歲之始也王者則天之象因時之序宜開發德號爵賢命士流寬大之澤垂仁厚之德順助元氣含養庶類如此則天文昭爛星辰顯列五緯循軌四時和睦不則太陽不光天地溷濁時氣錯逆霾霧蔽日自立春以來累經旬朔未見仁德有所施布但聞罪罰考掠之聲夫天之應人疾於影響而自從入歲常有蒙氣月不舒光日不宜曜日者太陽以象人君政變於下日應於天清濁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事無虛作豈獨陛下倦於萬機帷幄之政有所闕歟何天戒之數見也臣願陛下發揚乾剛援引賢能勤求

機衡之奇以獲斷金之利臣之所陳輒以太陽爲先
者明其不可及闇急當改正其異雖微其事甚重臣
言雖約其旨甚廣惟陛下乃眷臣章深留明思二事
孔子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彊從解起今月九
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消息之卦也於此六日之中
雷當發聲發聲則歲氣和王道興也易曰雷出地奮
豫先王以作樂從德殷薦之上帝雷者所以開發萌
芽辟陰除害萬物須雷而解資雨而潤故經曰雷以
動之雨以潤之王者崇寬大順春令則雷應節不則
發動於冬當震反潛故易傳曰當雷不雷太陽弱也

令蒙氣不除日月變色則其效也雷者號令其德生養號令殆廢當生而殺則雷反作其時無歲陛下若欲除災昭祉順天致和宜察臣下尤酷害者亟加斥黜以安黎元則太皓悅和雷聲乃發三事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與歲星合於房心太白在北歲星在南相離數寸光芒交接房心者天帝明堂布政之宮孝經鉤命決曰歲星守心年穀豐尚書洪範記曰月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重華留之重華者謂歲星在心也今太白從之交合明堂金木相賊而反同合此以陰陵陽臣下專權之異也房心東方其國

主。宋、石氏經曰歲星出左有年出右無年今金木俱東、歲星在南、是爲出右恐年穀不成、宋人饑也陛下宜審詳明堂布政之與然後妖異可消五緯順序矣四事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亦旱。陽無德者人君恩澤不施於人也陰僭陽者祿去公室臣下專權也。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朝廷勞心廣爲禱祈薦祭山川、暴龍移市、臣聞皇天感物不爲僞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已者、令雨可請降水可禳止則歲無隔拜、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立春以來未見朝廷賞錄有功表顯有德存問

孤寡賑恤貧弱而但見洛陽都官奔車東西收擊纖介牢獄充盈臣聞恭陵火處比有光曜明此天災非人之咎丁丑大風掩蔽天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又連月無雨將害粟麥若一穀不登則饑者十三四矣陛下誠宜廣被恩澤貸贍元元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年之蓄者簡稅防災爲其方也願陛下早宜德澤以應天功若臣言不用朝政不改者立春之後乃有澍雨於今之際未可望也若政變於朝而天不雨則臣爲誣上愚不知量分當鼎鑊書奏特詔拜郎中辭病不就即去歸家至

四、并京師地震遂陷其夏大旱秋鮮卑人馬邑城破代郡兵明年西羌寇隴右皆略如顗言後復公車徵不行同縣孫禮者積惡凶暴好爲游俠與其同里人常慕顗名德欲與親善顗不顧以此結怨遂爲禮所殺

東漢蘇竟 天文

蘇竟字伯況扶風人也平帝世竟以明易爲博士講書祭酒善圖緯能通百家之言王莽時劉歆等共典校書拜代郡中尉時匈奴擾亂北邊多罹其禍竟終完輯一郡光武即位就拜代郡太守使固塞以拒匈

奴建武五年冬盧芳略得北邊諸郡帝使偏將軍隨
弟屯代郡竟病篤以兵屬弟詣京師謝罪拜侍中數
月以病免初延岑護軍鄧仲況擁兵據南陽陰縣爲
寇而劉歆兄子龔爲其謀主竟時在南陽與龔書曉
之曰君執事無恙走昔以摩研編削之才與國師公
從事出入校定秘書竊自依依未由自遠蓋聞君子
愍同類而傷不遇人無智愚莫不先避害然後求利
先定志然後求名昔智果見智伯窮兵必亡故變名
遠逝陳平知項王爲天所棄故歸心高祖皆智之至
也聞君前權時屈節北面延岑乃後覺悟棲遲養德

先世數子又何以加君處除中土多賢士若以須臾之間研考異同探之圖書測之人事得失利害可陳於目何自貿亂之困不移守惡之名乎與君子之道何其反也世之俗儒末學醒醉不分而猶論當世疑誤視聽或謂天下迭興未知誰是擁兵據上可圖非望或曰聖王未啟宜觀時變倚強附大顧望自守二者之論豈其然乎夫孔丘秘經為漢赤制玄包幽室文隱事明且火德承堯雖昧必亮承積世之祚握無窮之符王氏雖乘間偷篡而終嬰大戮支分體解宗氏屠滅非其效歟皇天所以眷顧踟躕憂漢子孫

者也論者若不本之於天參之於聖猥以師曠雜事輕自眩惑詭士作書亂夫大道焉可信哉諸儒或曰今五星失晷天時謬錯辰星久而不効太白出入過度熒惑進退見態塡星繞帶天街歲星不舍氐房以爲諸如此占歸之國家蓋災不徒設皆應之分野各有所主夫房心即宋之分東海是也尾爲燕分漁陽是也東海董憲迷惑未降漁陽彭寵逆亂擁兵王赫斯怒命將並征故熒惑應此憲寵受殃太白辰星自亡新之末失行算度以至於今或守東井或没羽林或裴徊藩屏或躑躅帝宮或經天反明或潛藏久沈

或衰微晻昧、或煌煌北南、或盈縮成鉤、或偃蹇不禁、皆大運蕩除之祥、聖帝應符之兆也、賊臣亂子往往錯互指麾妄說、轉相壞誤、由此論之天文安得遵度哉、乃者五月甲申天有白虹自子加午廣可十丈長可萬丈正臨倚彌倚彌卽黎丘秦豐之都也是時月入畢畢爲天網主網羅無道之君故武王將伐紂上祭於畢求助天也、夫仲夏甲申爲八魁八魁上帝開塞之將也主將惡攘逆流、星狀似蚩尤旗或曰營頭或曰天槍出奎而西北行至延岑營上散爲數百而滅奎爲毒螫主庫兵此二變郡中及延岑士衆所共

見也是故延岑遂之武當託言發兵實避殃今年比卦部歲坤主立冬坎主冬 王水性滅火南方兵受歲禍也德在中宮刑在木水勝土刑制德今年兵事畢已中國安寧之效也五七之家三十五姓彭秦延氏不得豫焉如何怪惑依而恃之葛纍之詩求福不回其若是乎圖讖之占衆變之驗皆君所明善惡之分去就之決不可不察無忽鄙言夫周公之善康叔以不從管蔡之亂也景帝之悅濟北以不從吳濞之畔也自更始以來孤恩背逆歸義向善臧否粲然可不察歟良醫不能救無命彊梁不能與天爭故天之所

褱人不得支宜密與太守劉君共謀降議仲尼棲棲墨子遑遑憂人之甚也屠羊救楚非要爵祿茅焦于秦豈求報利盡忠搏愛之誠憤懣不能已耳又與仲況書諫之文多不載於是仲況與龔遂降龔字孟公長安人善論議扶風馬援班彪並器重之竟終不伐其功潛樂道術作記論篇及文章傳於世年七十卒於家

東漢張衡 天文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徵拜郎中再遷爲太史令遂乃研覈陰陽妙盡璇

璣之正作渾天儀著靈憲筭罔論言甚詳明衡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陽嘉元年復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圓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尊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自書典所記未之有也嘗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徵後數日驛至

果地震隴西於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後乃令史官記
地動所從方起自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
以妖言衡以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乃上疏曰臣聞
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
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燠所由或察
龜策之占巫覡之言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於前
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讖書讖書始出蓋知之
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
之時莫或稱讖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
所述著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秘書閱定九流亦

無讖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尚書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而春秋讖云共工理水凡讖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爲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知至於圖中訖于成帝一卷之書互異數事聖人之言勢無若是殆必虛僞之徒以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摘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至於王莽簒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爲不戒則知圖讖成于哀平之際也且河洛六

藝篇錄已定後人皮傳無所容篡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歷紀推言水災而偽稱洞視玉版或者至於棄家業入山林後皆無效而復采前世成事以為證驗至於子建復統則不能知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埶位情偽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後遷侍中帝引在帷幄諷議左右嘗問衡天下所疾惡者宦官懼其毀己皆共目之衡乃詭對而出閹豎恐終

爲其患遂共讒之衡常思圖身之事以爲吉凶倚伏幽微難明乃作思玄賦以宣寄情志永和初出爲河閒相時國王驕奢不遵典憲又多豪右共爲不軌衡下車治威嚴整法度陰知姦黨名姓一時收擒上下肅然稱爲政理視事三年上書乞骸骨徵拜尚書年六十二永和四年卒著周官訓詁崔瑗以爲不能有異於諸儒也又欲繼孔子易說彖象殘缺者竟不能就所著詩賦銘七言靈憲應閒七辯巡誥懸圖凡三十二篇永初中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騊駼等著作東觀撰集漢記因定漢家禮儀上言請衡參論其

事會並卒、而衡常嘆息、欲終成之、及爲侍中上疏請得專事東觀收撿遺文畢力補綴又條上司馬遷班固所叙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又以爲王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爲元后本紀又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爲其將、然後即眞、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書數上竟不聽及後著述多不詳典時人追恨之

梁庾季才 天文

庾季才江陵人幼穎悟八歲誦尚書十二通易好占玄象梁湘東王繹引授外兵參軍西臺建累遷中書

郎領太史帝亦頗明星歷謂曰朕猶慮禍起蕭墻季才曰秦將入郢陛下宜留重臣作鎮荊陝遜都以避其患俄而江陵覆滅宇文泰一見深加優禮令參掌太史曰卿宜盡誠事孤當以富貴相荅初荊州覆亡衣冠士人多沒爲賤季才散所賜物購求親故泰問何能若此季才曰郢都覆敗君信有罪縉紳何咎皆爲賤隸誠竊哀之故贖購耳泰乃悟曰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爲奴婢者數千口武定二年與王褒庾信同補麟趾學士累遷稍伯大夫後宇文護執政問以天道徵祥對曰頃上台有變不利宰輔

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護泣吟久之曰吾今意如
此、但辭未獲免、自是漸疎、及護夷滅、閱其書記有假
託符命妄造異端者皆誅、唯得季才兩紙、盛言緯候
宜免政歸權、帝謂少宗伯斛斯徵曰季才甚得人臣
之禮、因賜粟帛、遷太史中大夫詔撰靈臺秘苑宣帝
嗣位加開府儀同三司及楊堅爲丞相嘗夜召問天
時人事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悉察竊以人事卜之
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得爲箕穎事乎、堅默然
久之曰吾今譬騎虎、誠不得下矣、因賜以綵帛曰愧
公此意、大定元年正月季才上言今月戊戌平旦靑

氣如樓闕見國城上俄而變紫逆風西行氣經云天不能無雲而雨皇王不能無氣而立今王氣已見須即應之二月日出卯入酉居天之正位謂之二八之門日者人君之象人君正位宜用二月其月十三日甲子甲爲六甲之始子爲十二辰之初甲數九子數又九九爲天數其日即是驚蟄陽氣壯發之時昔周武王以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年八百漢高帝以二月甲午即帝位享年四百故知甲子甲午爲得天數今月甲子宜應天受命堅從之開皇元年授通直散騎常侍帝將遷都夜與高熲蘇威二人定議季才旦奏

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龜兆允襲必有遷都且漢營此城經今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爲遷徙計帝愕然謂頻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施行謂曰朕自今已後信有天道於是令季才與其子質撰垂象地形等志謂曰天道祕奥推測多途執見不同不欲令外人干預此事故令公父子共爲之及書成奏之賜米帛甚優以年老頻求去職優旨每不許會張胄玄歷行及袁充言日景長上以問季才因言充謬上大怒由是免職給半祿歸第所有祥異常令人就家訪焉仁壽三年卒撰靈臺秘苑一百二十卷垂象志

一百四十二卷地形志八十七卷並行於世

子質亦爲太史令楊玄感反煬帝問曰玄感成乎質曰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動帝曰熒惑入斗如何對曰斗楚分。玄感之封。今火色衰謝終必無成。

唐嚴善思天文

嚴善思名撰同州朝邑人以字行父延通儒術該曉圖讖善思傳延業武后時擢監察御史兼右拾遺内供奉數言天下事方酷吏構大獄以善思爲詳審使平活八百餘人原千餘姓長壽中按囚司刑寺罷疑不實者百人來俊臣等疾之誣以罪謫交趾五歲得

還是時李淳風死候家皆不效乃詔善思以著作佐郎兼太史令聖曆二年熒惑入輿鬼后問其占對曰大臣當之是年王及善卒長安中熒惑入月鎮犯天關善思曰法當亂臣伏罪而有下謀上之象歲餘張東之等起兵誅二張遷給事中、后崩將合葬乾陵善思建言尊者先葬卑者不得入今啟乾陵是以卑動尊。術家所忌、且玄闕石門、治金錮隙非攻鑿不能開、神道幽靜、多所驚黷、若別攻隧以入其中、即往昔葬時神位前定、更且有害曩營乾陵、國有大難、易姓建國二十餘年、今又營之、難且復生、合葬非古也、况事

有不安豈足循據漢世皇后別起陵塋魏晉始合葬漢積祀四百魏晉祚率不長亦其驗也今若更擇吉地附近乾陵取從葬之義使神有知無所不通若其無知合亦何益山川精氣上爲列星葬得其所則神安而後嗣昌失其宜則神危而後嗣損願割私愛使社稷長久中宗不納神龍中遷禮部侍郎表皇后擅政爲社稷憂求汝州刺史嘗語姚崇曰韋氏稱且塗地相王所居有華蓋紫氣必位九五公善護之及睿宗立崇以語聞召拜右散騎常侍初譙王重福徙均州過汝善思爲刺史及其反偽除禮部尚書重福敗

坐闕通論死吏部尚書宋璟戶部郎中李邕薄其罪給事中韓思復固請乃流静州始善思爲御史中書舍人劉允三爲酷吏所陷且死善思力訟其寃得免戶部尚書王本立見之曰祁奚之救叔向嚴公有之後見允濟語未嘗及之思復之解善思也亦不自德時稱長者之報後遇赦還開元十六年卒子向乾元中爲鳳翔尹三世皆年八十五云

宋胡宿　天文

胡宿毘陵人官至樞密副使宿通陰陽五行天人災異之說南京鴻慶宫災宿以謂南京聖宋所以受命

建號而大火主于商丘國家乘德而王者也今不領于數祠官而比年數災宜修火祀事下太常歲以長吏奉祠商丘自宿始慶曆六年夏河北河東京東同時地震而登萊尤甚宿以歲推之曰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宮陰生于子而極于亥然陰猶强而未即伏陽猶微而未即勝此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而其位在乾今西北二虜中國之陰也宜爲之備不然必有內盜起于河朔明年王則以貝州叛宿又以爲登萊視京師爲東北易艮少陽之位也今二州並置金坑多聚民以鑿山谷陽氣損泄故陰盛而動縣

官入金歲幾何、小利而大害。可即禁止。以寧地道。皇祐五年正月會靈宮災是歲冬至祀天南郊以三聖並配明年大旱宿曰五行火禮也去歲火而今又旱其應在禮此殆郊丘並配之失郎言宜用迭配如初

金馬貴忠 天文

馬貴忠爲司天提點與校書郎高守元奏天象災異忤旨海陵皆杖之黜貴忠大同判官久之遷司天監正隆三年三月辛酉朔日當食不食海陵謂貴忠曰自今凡遇日食皆面奏不須頒示內外海陵伐宋問曰朕欲自將伐宋天道何如貴忠對曰去年十月甲

戊癸熒惑順入太微至屏星留退西出占書熒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庭受制出伺無道之國十二月太白晝見經天占爲兵喪爲不臣爲更主又主有兵兵罷無兵兵起鎮戎軍地震大風海陵以問貴忠曰伏陰逼陽所以震也又問曰當震大風何也對曰土失其性則地震風爲號令人君命令嚴急則有烈風及物之災六年二月甲辰朔日有暈珥戴背海陵問近日天道何加貴忠曰前年八月二十九日太白入太微右掖門九月二日至端門九日至左掖門出並歷左右執法太微爲天子南宮太白兵將之象其占兵入天

子之廷海陵曰今將征伐而兵將出入大徹正其事也貴忠又曰當端門而出其占爲受制歷左右執法爲受事此當有出使及或爲兵或爲賊海陵曰兵興之際小盜固不能無者被害於揚州貴忠之言皆驗